

五指山下唱新歌

雪岩顶上话脱贫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王贤) 早春的武陵山区烟雨朦胧,万物萌发。2月25日上午,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的标志性建筑“百年老屋”里热闹非凡,暖意浓浓。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民代表、基层干部围坐在堂屋中央的电视机前,准备收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直播。人们等待着,谈论着,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氛围。

雪岩顶,一个听起来浪漫唯美的名字,千百年来却受困于大雪封山、土地石漠化、山大人稀、交通落后、缺水缺电、信息闭塞,人们生活没有盼头,精神不振,全村贫困户发生率超过60%,是远近闻名的重点贫困村。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2015年底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驻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帮扶工作队入驻,一场山乡巨变拉开序幕。

大会开始前1个多小时,村民们就陆续到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很快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热闹讨论着村里这些年的变化。“我们感谢长航人,扶贫来到雪岩顶,水电路网都到位,衣食住行大翻身。”脱贫户龚清全编了许多顺口溜,他率先发言,一句顺口溜说得大家直点头,气氛顿时放松下来。“村里变化太大了,水泥路修到家家门口;再说吃水,村里是喀斯特地貌藏不住水,都是到处挑水喝,现在接上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开,一股清泉入农家……”72岁的金启然腿有残疾,说起话来精神抖擞,“还有互联网,以前想都不敢想,打个电话还要到处找信号;现在有4G网络,80%的农户都在搞网购,八旬老头也玩起了抖音。”

“除了基础设施大变样,村里的产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不仅建起了合作社,青脆李、茭苣、烟叶种植和禽畜养殖风生水起;还搞起了生态旅游,办起了农家乐,吸引城里人来避暑休闲。”59岁的老党员高耀权说。“大伙儿再说说,这些年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变好了没,变化有多大?”记者问道。“别看我腿脚不便,现在的生活可好了。每月有低保金,村里还安排了公益性岗位做保洁,也有收入,吃的、穿的、住的都有保障,不仅生活没问题,家里基本小康了。”金启然高兴地说。

“这几年,享国家的福,我们家真是翻天覆地,从深山里搬迁到了村委会旁的安置小区,生活很方便;吃药治病有保障,一年低保、生态补偿、养老金等各种补助加起来有两万多元,一家三口完全够用。”年近八旬的谭先高老伴患有风湿,49岁的儿子是智障患者,国家兜底保障,吃喝、养老也不用发愁。

“在村里的合作社搞养殖一年能赚2万多元,自己也种了10多亩的青脆李,孩子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村里有了好产业,孩子有稳定的工作,日子肯定越来越好。”48岁的脱贫户魏明双说。

说话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开始直播,大会表彰了1501个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而长航局驻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帮扶工作队,就是其中的一员。直播颁奖的那一刻,大家个个堆满了笑容。

看完大会直播,已经过了中午12时,大家似乎忘记了刺骨的严寒和饥肠辘辘,继续聊着雪岩顶村脱贫的故事。

“雪岩顶这几年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是党和政府精准扶贫的好政策,然后是帮扶工作队、乡、村干部的扎实工作,辛勤付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多位村民说。

长航局驻建始县茅田乡雪岩顶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彭璋说,5年多来,帮扶工作队和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数千万元,修建水泥路38公里,铺设水管近40公里,帮助10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的2560元增长到2019年的10800元。如今,雪岩顶村不仅脱贫出列,还获评国家级森林乡村,湖北省级生态村、文明村,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

“刚才大会宣布全国12.8万个贫困村和雪岩顶村一样,都实现了脱贫出列,感到非常激动,同时对未来更有信心。”雪岩顶村党支部书记李贤江说,我们要利用自己的气候、自然环境、产业等基础优势,一茬接着一茬干,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再一次飞跃。

转眼间,时针指向了下午1时20分。屋外,已不见袅袅炊烟,一条6米多宽的水泥路蜿蜒伸展,一头向山上连着家家户户和村里的旅游、避暑基地,一头向下通往山外,连接着国道、高速公路,通向大江南北,四面八方。

靠青山,门临水,大自然赋予番赛村的优越生态曾因污染蒙尘。村庄保洁员朱彩香回忆称,就在三四年前,村里还是污水横流、畜禽粪污遍布,私搭乱建的窝棚与优美的山景格格不入。

如今,沿着整洁的村道漫步番赛村,房前屋后的花草清香沁人心脾,河道清澈。“政府帮我们改造危房、建设美丽乡村,还建起乡村剧场、便民服务中心,环境好了大家都舍不得破坏,现在我们每天只扫扫落叶。”朱彩香自豪地说,去年番赛村还入选了国家森林乡村。

82岁的村民王运形说:“现在住着新房,不愁吃、不愁穿。”坐在新房前,望着河边红艳艳的三角梅,王运形满心欢喜,哼起了从小就唱的那首山歌:“五指山下五条河,条条河水唱新歌。苦难日子流下海,幸福生活流回来……”

“今后我们不但卖茶青,还要自己打品牌、做产品。”王梅珊指着村口的茶叶加工厂说,政府投资建设的茶厂3月底正式投产,将借助大型茶企的销售渠道推广产品。从卖茶青每斤十几元,到生产每斤数百元的优质茶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苦熬几十年,终于找到路子了。”回忆往昔王春梅不禁感慨。2016年她家首批茶叶迎来采收,当年就实现脱贫。这几年,仅靠茶叶她每年收入就超过3万元。茶厂大规模投产后,她还打算到厂里打工学制茶。

“吃得好,住得好,告别贫困没烦恼;看好病,上好学,政策帮老又扶小;村庄美,百姓富,振兴还靠共产党。”光景一天天变好,平时总爱亮嗓子的王春梅编了不少山歌,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恩。

随着苦日子远去的,还有脏乱的环境。背

屡碰壁。“槟榔树不结果,种了10多年的橡胶树还没手臂粗,更别说产胶了。”脱贫户王春梅说,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她曾常年在外奔波打工。

村庄海拔高,气温低,村民尝试种过多种作物,都收成不好。山里有不少野生大叶茶,也有村民移栽野生茶苗自种,但过于零散不成规模。番赛村党支部书记王梅珊想,昼夜温差大、云雾天气多,适合茶树生长,好好管理的话,茶叶质量肯定不错。2014年,她带领几名妇女整合自家土地,在山坡上开辟出200亩茶园。

看着大家干劲十足,通什镇政府鼓励王梅珊继续扩大规模,给予农户种苗、肥料帮扶。五指山市政府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与农民签订收购协议。在农业部门支持下,村里建起标准化茶园,装上喷灌设施,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质量和产量又上了一个台阶。从200亩到800亩,50多户贫困户种茶脱贫,精心管理的茶园亩均年收入达6000元。

蒙古族传统说唱中的脱贫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脱贫户包莲展示自己的新琴(左)与旧琴(2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贺书琛摄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勿日汗、魏婧宇、贺书琛) 贫困户包莲不爱说话,却很喜欢唱歌,他自学了乌力格尔、好来宝等蒙古族传统说唱艺术,在歌声中描绘自己的新生活。

包莲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吉日嘎郎吐镇吉日嘎郎吐嘎查,因为视力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家里的农活都要靠妻子莫日根高娃操持。“以前家里种十几亩苞米,每年收入只有七八千元,儿子上大学后生活更困难了。”莫日根高娃说。

2018年,包莲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干部向他们传授红辣椒种植技术,帮助包莲一家将5亩苞米地改种红辣椒。“苞米一亩才收入五六百元,红辣椒一亩能收入2000元。”莫日根高娃掰着手指数起一家的收入,“还有在合作社托管代养,每年能分红5500元,现在各项收入加起来一年能有两三万。”如今,包莲一家已经稳定脱贫。

脱贫后,扶贫干部到包莲家走访,问他们现在生活咋样。包莲说:“我也说不出来,就唱给你们听吧。”

拉响四胡,包莲唱起一段即兴编词的好来宝。“拉起紫檀的四胡琴,唱起我们心中的歌。歌

唱党的政策好,赞美家乡的好生活。精准脱贫攻坚战,救助了千千万万个贫困家庭……”一句汉语一句蒙古语,包莲唱出了自己的新生活。

包莲从小爱好音乐,但是因为家里穷,他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能听着收音机中播放的蒙古族说唱一点点模仿,用了几年时间才完整拉出第一首曲子。十几年前,包莲想买一把四胡,但那时候家里吃饭、孩子上学,处处都要用钱,实在拿不出几百元买四胡,于是包莲锯了一截榆树,开始自己做四胡。

包莲说:“我眼睛不好,也没学过木工,敲敲打打做了几个月,终于能拉出声了。”这把手工制作的四胡,经常刚调好音就变了调,天气潮湿就拉不出声来,然而这把“跑调”的四胡,为包莲一家在贫穷的日子里增添了许多快乐。

十年后,去外地上大学的儿子送给包莲一把新的四胡,又过了两年,脱贫后的包莲为自己买了一把漂亮的高音四胡。“这是我第一次花钱给自己买乐器。”包莲乐呵呵地说。莫日根高娃也说,家里脱了贫,儿子大学毕业后顺利就业,生活越来越好,买把琴不再是犯愁的事了。

“我的家园是彩色的”

新华社兰州3月2日电(记者何问、王博) 正值产羔季,安文成看着自己的200多只羊开始盘算今年的收入。对他来说,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49岁的裕固族群众安文成生活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岔河村。2800米左右的海拔孕育了丰沃的草场和养畜的传统。然而传统养殖技术粗放,羊羔成活率低,安文成过去一年只有几千元的收入。

“生活就这么过,没钱能有啥想头。”安文成曾这么说过。

2013年他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的激情随后被一系列脱贫政策点燃。危房改造将家里的土坯房改成了红砖灰瓦,贴息贷款让羊群的数量成倍增加,抬水蓄水的生活一去不返……

技术员定期手把手指导,安文成也参加了村上组织的数次培训。从饲料配比,到防疫意

识,再到加强保暖等管理方法,不断提高了羊羔成活率增加的不只是安文成的收入,也增加了他对生活的热忱。他将家里的摩托车换成了轿车,“心情美了,生活也得更有质量”。

近两年,村里建起巴尔斯雪山景区,再加上裕固族的独特文化,农牧民有了更多转型发展的机会。

2020年,安文成当上景区旅游观光车的司机,成为一名月工资3000多元的“上班族”。

2020年安文成一家年收入近10万元。他说,每年的余钱除了用来给女儿存嫁妆,还想在城里买房。

如今,安文成将裕固族对鲜艳色彩的喜爱融入生活。“蓝蓝的天,红红的房子,黑色的柏油路,我的家园是彩色的。”他说。

肃南县扶贫办主任贺鹏飞介绍,近年来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教育医疗等在

内的民生事业均有明显改善。2020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6万元。

像安文成这样的裕固族群众生活的变迁,也被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忠实记录。肃南县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索卓玛介绍,他们创作了一部书写脱贫攻坚历程的情景歌舞剧《家园》。该剧预计在3月正式演出。

索卓玛经常在基层演出。她说,群众灿烂的笑容印证了生活的幸福,而物质生活的富足更激发了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热情。“裕固族群众本就能歌善舞,如今生活更好,他们还自发编排节目丰富精神生活。”

贺鹏飞表示,下一步肃南县将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上,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同时立足本地民族特色和红色旅游资源,发挥重点村示范带动作用,发展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产业。

泽仁拉呷的新爱好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周相吉、卢有伊、康锦谦)

藏历新年花灯节这天,76岁的泽仁拉呷除了点灯笼供佛喝酥油茶,还准备张罗一桌团圆火锅。

吃火锅的时候很热闹,而且浑身都暖乎乎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龚垭乡雨托村的脱贫户泽仁拉呷说,每当儿子女儿回来,全家人就会在崭新的藏式新居二楼小阳台吃火锅。这是这位脱贫老人的新爱好,她最喜欢涮的菜,是速冻的海鲜丸子,买到这些食材已经很方便。

然而这一切在2017年以前,还不可想象。

雨托村,在藏语中意为绿松石上的村落。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启动前,这个小藏寨镶嵌在海拔3700米的高山险壑中,如同未开采的绿松石一般,坚硬而粗糙。

藏寨村民依山零星而居,高山气候恶劣,氧气稀薄,土地贫瘠。泽仁拉呷回忆,山上的日子漫长却忙碌,一家四口竭尽全力地劳动,地里一年四季就只能长点青稞。冬天的高原更是难挨,村里没有电也没有路,寒风直直地往土木结构的土坯房子里灌,用水也得在天寒地冻的山间蹚一两公里,在结冰的山沟里一点一点凿取。

即便如此,泽仁拉呷也很少下山。去县城的山路太曲折了,短短18公里,要天不亮就出发,在悬崖边上骑上一天的马,深夜才能歇脚。

2015年,村里来了个第一书记,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娃娃。泽仁拉呷听去接他的村民说,新来的第一书记胆小得很。“上山路上,村里人的摩托车在悬崖边边上飞,干部小伙子就把他的腰紧紧搂住,眼都不敢睁开。”这小姑娘能带领我们脱贫?还真的可以。

雨托村不通电话,村民文化程度也低,第一书记白马仁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把雨托村四散的土坯房子走了个遍。他忍着恐高,一趟趟的上山下山,把村民的医保、低保证明一一办好;村里办起了农民夜校,大家学了不少农技知识。

2017年,白马仁真带来了新村、新居的图纸,说是要把整个村子搬到山下去。下山去,住哪里,吃啥呢?祖祖辈辈在崇山峻岭上生活的泽仁拉呷和老乡亲们又犹豫了。

但白马仁真很耐心,拉着泽仁拉呷反复唠嗑,还带她下山去看了看新修的两栋“样板房”,漂亮极了。山下的新村挨着金沙江,土地肥沃。白马仁真指着江边一片土地说,以后这一片都是村里的产业,不仅能种土豆,还要种核桃和桃子,而且要现代化管理,不用担心野猪拱了菜园子。

经过两年的奋战,如今的雨托新村,一排排藏式新房错落有致,一盏盏路灯别致明亮,一条条村道宽敞整洁,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里开满了土豆花,处处春意盎然。

搬到山下,交通方便了,泽仁拉呷的儿子去县城打工,带回了许许多多新鲜玩意儿,其中就包括两鼎铜火锅和一个电饭煲。白马仁真介绍,吃火锅涮冻丸子现在是个挺时髦的事儿,如今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地买到冻丸子。

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泽仁拉呷夹了一筷子虾饺。她说,共产党把雨托村的“绿松石”打磨出来了,这石头现在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幸福。